



ZHONGGUOXIJUCHUBANSHE

A Selection From Zhang Li-li's Plays
A Selection From Zhang Li-li's Plays
A Selection From Zhang Li-li's Plays
A Selection From Zhang Li-li's Plays
A Selection From Zhang Li-li's Plays
A Selection From Zhang Li-li's Plays
A Selection From Zhang Li-li's Plays
A Selection From Zhang Li-li's Plays
A Selection From Zhang Li-li's Plays
A Selection From Zhang Li-li's Plays
A Selection From Zhang Li-li's Plays

中国戏剧
出版社



张莉莉 剧作选

当代剧作家
创作丛书

PDG

代 序

陈白尘

莉莉同志：

听说你的戏剧集即将出版了，异常高兴，特向你表示祝贺！
我的祝贺是真诚的。

在文艺界颇为繁荣的今天，唯有话剧创作独呈枯寂状态。这情况非自今日始了，除了“四人帮”刚倒台那阵有一度繁荣之势，十年多以来，并未真正繁荣过。前几年有不少人，也包括我在内，曾大声疾呼过话剧“危机”云云。有人不以为然，说危机并不存在，用某些偶然现象加以驳斥。但话剧是否就繁荣了呢？也未必。许多话剧团体至今还宁愿不演戏，以免赔本；许多剧作家改行写小说，写电影去了，坚守话剧阵地的只有一些“傻子”。当然其间也出现过好几部好戏，才使得这剧坛勉强撑持起一个并非兴旺的局面。

至于戏剧文学的出版，更是说来可怜。自从某个时候起，在某些人眼里戏剧创作似乎已被排斥在文学的大门之外，除了中国戏剧出版社，一切文艺出版社都很少很少出版戏剧创作；即使中国戏剧出版社现在也很少出版这个背时的剧本。更何况目前纸价飞涨，中国出版事业正面临着困境呢？要出版一本戏剧集真难于上青天！

一九八五年春，我以偶然的机会，得在广州看到你的剧作《人生不等式》的演出，不禁大声欢呼叫好起来了。这不仅因为这出戏清新可喜、值得欢呼，更因为在中国荒凉的剧坛上又多了一个“傻子”！而且是个女“傻子”！在一部现代戏剧史中女剧作家真是屈指可数的啊！

三年来你不仅连续写出三个都上了舞台并获得好评的剧本，而且居然很幸运地出版了，能不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么？

在祝贺之余，我还期望你这“傻子”能“傻”到底，为这冷落的剧坛拿出更多更好的剧作来！

如果你不以为忤，这封信就作为代序，如何？

此颂

撰安！

陈白尘上

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

序

余秋雨

好几年之前听人说起一件奇事：广州有个打字员，老给人家打剧本，打着打着就悟了道，动手一写竟然象模象样，一下子成了青年剧作家。这事听着总有点玄，但传说中的名字却是实实在在的：张莉莉。

后来在一份画报上看到当时很出名的一出戏《血染的风采》（即《归去来》）的剧照，旁边还印有剧作者的照片，竟然就是张莉莉，年轻而秀雅，很难与剧中炮火连天的内容协调起来。

再后来，在广州文艺界的一个大型茶话会上，我刚被主持人介绍过，邻桌就有一位女士转过身来与我打招呼，就是她，我们也就认识了。以后几天，我在一个地方讲课，她总是赶很远的路来听课，每天不缺席。课讲完时，她交给我几个她写的剧本，要我提意见。那些天广州的天气潮湿阴沉，我无心外出，也就躲在旅舍里把那些剧本看完了，写了一大篇读后感托人转交她。在那份长达几页的读后感中，我几乎没有谈优点，全是批评和建议，我是很怕她受不了的。不料回上海后接到她的来信，她竟很以我的意见为然。更想不到的是，几年过去了，她又写出了新的作品，要出版自己的作品集了，却又把我那份苛严的

读后感复印后寄给我，要我据此为她写篇书序。

这事我着实有点感动。我想，在艺术领域的各个方面，我们并不缺少有才华的新秀，但他们往往一出名就开始修饰和维护自己的形象，不再自省和自策，更不愿意听到别人的批评，结果在别人看来明明还可以往前跨步的地方停住了，非常可惜。张莉莉显然没有这种骄纵气，始终以平静的心态保持着一种学习态度，不愿劳累地去与别人争夺一点什么，或为争取某种荣誉张罗一点什么，有感觉了就写一点，有评论了就听一点，更多地倒是想听点意见看看自己究竟写得怎么样，因而把日子过得挺安祥。不管她是不是在打字的时候领悟过剧作技法，我觉得至少在创作心态和人生心态上她是很悟了一点道的。为此，我倒要在这篇序言中多讲几句她的好话了。

张莉莉被戏剧界注意是从《人生不等式》开始的。这出戏从戏剧结构、人物关系到戏剧矛盾都显得相当简单，确实很像一个处女作，但可贵的是，她在这么一个简单框架中投注了自己真诚的人生感受，因此从起点上决定了她的剧作不会堕入趋附时髦、玩弄深沉、展览牢骚等等漂亮的误区。张莉莉写这个戏时正值我国思想观念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道德观念大变动时期，许多出色的女作家首先在家庭婚姻题材上输入了她们从切身感受中获得的新思考，《人生不等式》对此起到了很好的呼应作用，因而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中国妇女》等杂志还为此剧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之所以能成立，还由于此剧并没有把满意的结论展示出来，作者像真诚提出问题一样真诚地袒示自己的迷惘，于是为观众提供了各抒己见的余地。这一点，在张莉莉的剧作上也算是一个好开头，真诚使她在戏剧矛盾和戏剧结构的处理上摒弃了习见的强加于人和理想主义的说教气

息，留出了不完满和空缺。当然在这一点上张莉莉也没有走向故意，她之所以没有为观众提供一个“等式”来替代“不等式”，是因为在生活中她确实还没有发现这个“等式”，她不能欺骗观众和自己；但她又决不允许让“不等式”来冒充“等式”，她揭示“不等”，正因为内心还有一个“等式”的梦，她希望在揭示“不等”中把这个梦悄悄地传达给观众，至少可以使世间的诸多“不等”有一个良性走向。

这出戏的毛病是显而易见的。戏剧矛盾和戏剧结构的简单不见得不好，但戏剧人物的简单毕竟是笔下稚嫩的表现。像许多初学写戏的作者一样，张莉莉给女主角设置的处境倒是有戏剧性的，并不怎么简单，简单是简单在她的内心，简单在她周围其他角色的类型化倾向，以及她和他们在情感选择上产生错位的社会原因的单薄。这些毛病，张莉莉似乎很快就自省到了，她后来写的《妈妈，您也曾年轻》就往前迈进了一步。这出戏把老一代知识分子在情感上所产生的种种麻烦与我国一段既特殊又普遍的历史联系起来，让观众看到由一段历史造就一代人的文化心态，又由文化心态造成情感悲剧的逻辑，进而又把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与之对比，这就产生了超过《人生不等式》的厚度。

那么，是不是能够说，张莉莉终于从历史上找到了产生人生不等式的根源呢？显然还不能。五十年代的往事，只能是部分人产生部分人生不等式的部分原因，有些年老的剧作者可以把句号打在那里，但对年轻的剧作者来说却不能如此，他们懂得青春的价值在于还有力量面对现实，还有勇气探究眼前在天天发生着的人生困顿。于是张莉莉大步走向广阔的现实生活，走到在当代承受着最大艰辛的军人中间，也走到当代最有戏剧性

突变又最有争议的街边个体户之间，那儿，她面对的不等式就更复杂奇诡、更庞大严峻了。

以《血染的风采》为例，这是一个采访式的作品，与原先凭切身感受写出来的戏大异其趣。张莉莉心目中自然也有有关军旅、战争、战士的种种悬想，但一到实地采访，原先心中的格式被打破了，这种打破甚至进一步改变了自己关于现代生活、生命价值等等命题的看法，她不能不震惊和吃力地来收拾这些一时无法圆满弥合的感觉碎块和情感碎块。她诚实地把这些块面呈现在观众眼前，呼唤以“理解”的光辉把这一切焊接起来。这样一个创作格局，使此剧完全摆脱了圆熟自如，而是出现了一种难于软化的棱角、难于填平的裂痕、难于消释的硬块所产生的力度。在这出戏中，张莉莉呈现了另一种“不等式”：自己心目中的应该状态与实际生活中现实状态的不等。一个剧作者能呈现这种不等是不太容易的，这样的剧作是一种诚恳的自我挑战，在浓笔重墨的表现和呼吁之间，不加掩饰地余留着作者的劳累和困惑。这出戏标志着张莉莉在剧作上的长大。

张莉莉在此后写出的《街边女 街边仔》和《绿色营地》则展示了她面对现实生活的另一种审美态势。她似乎已显得比较超拔和潇洒，嘴角漾起微笑，审视着眼皮底下的人和事。如果说，写《人生不等式》时她以无奈的目光逼视着自己的同辈和姐姐一辈，写《妈妈，您也曾年轻》时满目苍凉地远眺着父母一辈，写《血染的风采》时她相当吃力地仰望着浑身烟尘的兄长，那么，现在她可以轻松愉快地来俯视那些从街边到军营的弟弟妹妹了。西方哲人有言，悲剧人物让人处仰视态势，喜剧人物让人处俯视态势，张莉莉带着她的观众对舞台人物产生了俯视态势，于是喜剧美也就悄悄进入其间，而她自己作为一个

剧作者的自信感和自主力也就随之坚挺起来了。剧作者所欣赏和追求的潇洒，以及由潇洒而伸发的诗意，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张莉莉的创作历程虽然不长，但脉络相当清楚，前进得颇有章法。当然这种章法并非她事先刻意设计过的，而是在她诚实、虚心、不断自省、不断企求达到忠于生活和忠于艺术的新高度的内心策动下自然实现的。这无疑是一条正常的创作路途。有的剧作者在创作成就上可能不比她差，但在创作心态和创作演进程序上却不如她这样正常。而在在我看来，唯有正常能导致健康，导致长久。

尽管张莉莉的进步很大，但她的剧作至今还存在着外在的结构张力不足、内在的精神凝聚力不足和整体气氛营造不足的缺点。她更多地寄情于漂亮的台词，更习惯于散落的倾吐，而缺少足以让全场观众哭之笑之、坐立不安的艺术腕力。这种腕力并不是一切现代艺术家都需要的，但作为戏剧家，要毫不惭愧地把上千名素昧平生的观众从温暖舒适的家里拖出来共度一个晚上，却不能过于作寻常态。

不知张莉莉能在广州这样一座城市的剧作领域里坚持多久，如果她还能写下去，我相信她还会像过去一样以不太响亮但又实在不慢的脚步不断往前走的。如果真的不写下去了，那也不应怪她，她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本书，将留下一种记录，有关在话剧很不景气的年代里一个年轻女子有过的努力和憧憬。

一九九二年二月于上海

目 录

代序..... 陈白尘(1)

序..... 余秋雨(3)

妈妈,您也曾年轻 (1)

归去来 (61)

街边女 街边仔..... (135)

人生不等式..... (215)

绿色营地..... (263)

妈妈，您也曾年轻

人 物

舒 畅 母亲。年近半百，曾经是一位出色的舞蹈演员。

沙基石 父亲。一位知名度颇高的诗人。

沙 河 长子，一个不肯安分的人。

沙 沙 次子，正处于青春发育时期。

毕 磊 诗人，深深地爱着舒畅。

毕梦扬 毕磊之女，沙沙的女友。

〔故事就发生在你的身边，你的眼前，你所在的那座城市
· 市的单元房内。这是三室一厅的套间，厅里醒目的地
方挂着一张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剧照。书房有书桌
书架之类。一间卧室有双人床，另一间卧室有单人双
层铁架床。各房间之间都存在着一堵无形的透明的墙，
· 舞美设计要尽力使观众明白，眼前是一个多层次的立
体空间。

〔戏时常在这多层的立体空间里同时进行。

第 一 场

〔舞台上一片漆黑。喧嚣的城市噪音之后有片刻的沉
寂。忽然，一个正处于变音期的男孩子的歌声嘹亮地
冲破沉寂，虽五音不全却充满生气。

〔歌声：到处流浪，

啊……

到处流浪……

〔歌声由远而近，一束淡蓝的光亮了，光圈追随着一个

边舞边唱的十七岁左右的少年。他是沙沙，有些蓬头垢面，然而神气十足。高而瘦的身材使他像一只正在换毛的小公鸡。他随着歌声踏着舞步，是那种浑身像失去了关节的霹雳舞。

沙 沙 ……你说什么？……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唉，小老弟是无家可归呀！（唱）“到处流浪……”流浪不好？你没有流浪过你怎么知道不好？喂，让我告诉你——（神秘地）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比“到处流浪”更好的事情……早知道这么好，我早就出来了。我已经受不了我们家那座疯人院。你们如果觉得我不正常，请不必大惊小怪，我就差那么一点没有疯……我的老妈妈现在大概还在哭，我的老爸爸大概吃了一瓶安眠药睡得昏天黑地，我的老哥哥大概抽烟抽得房子快着了火……我真不明白，他们干嘛都把自己弄得人模狗样的？最可恨的是他们发疯从来也不肯放过我！我周围危机四伏，我不得不逃之夭夭……你问我我们家出了什么事儿？……我已经记不清楚啦！好像从我开始懂事儿，这个家就没有宁静过。在我看来，什么事儿都是事儿，什么事又都不是事儿，许多事情我闹不清楚。真的，闹不清楚……如果你能帮我闹清楚，我倒很乐意讲给你听……

〔灯亮。沙沙的家。〕

〔舒畅和毕磊默默地坐在沙发上，舒畅低垂着头，毕磊的目光灼热地盯视着她。〕

舒 畅 ……你该走了……

毕磊 （伤感地）……每次都是这样……

舒畅 怎样？

毕磊 赶我走。

舒畅 不！（良久）……是的，我赶你走。

毕磊 可惜，三十多年了，你也没能赶走我！

舒畅 我是说……孩子要回来了……

毕磊 （掏出一本书）……为你写的，第六集。

〔舒畅伸手接诗集，他拉住舒畅的手。二人对视着，舒畅欲将手抽回，毕磊紧握着。〕

舒畅 你！

毕磊 我要你答应我！啊，答应我！

舒畅 （开始抽泣）我不能……

毕磊 ……我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舒畅 你别说了，别说了……

毕磊 舒畅，我们已经错过了二十多年，没有时间再等了……

舒畅 我……我说过了，我不能……（想）哦，我为什么不能？！……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我为什么不敢望着他的眼睛……

毕磊 舒畅，你听我说……

舒畅 ……我听着……

毕磊 不，你望着我……

舒畅 （抬起头来，并没有望着他，痛苦地）……你走吧！

〔毕磊固执地一动不动。他凝视着她。〕

毕磊 （想）我多么希望她能像过去那样望着我，她那清澈如水的目光哪里去了！……她的眼睛，我总不能看见她的眼睛，它总像一只受惊的小动物，惊恐地躲避着我

.....

〔沙沙盘着足球上。〕

沙 沙 （将球对准门，高喊）妈哎，看球！（使劲一踢）

〔球打在舒畅和毕磊身上，毕磊放开舒畅的手。〕

沙 沙 （冲进屋）毕叔叔！

毕 磊 沙沙！

沙 沙 （看见母亲手中的诗集，抓过）《走向荒原》，没治了，这名儿挺捧！

毕 磊 你喜欢吗？

沙 沙 我得看完了，才能告诉你。不过，总的来说，你的诗我都喜欢。你送给妈妈五本诗集我全看过，你的诗有太多的悲凉和伤感，比起我的老爸爸诗中的那些激情来真实得多！他的诗我从来不看！嘿，狗屁不值！（钻到床底下拣球）。

舒 畅 你走吧！

毕 磊 （注视着她们，一字一顿地）我还会来，直到你答应我！（下）

〔沙沙将球放进自己的房间。〕

沙 沙 （翻箱倒柜）老妈妈，我的游泳裤呢？

舒 畅 （进沙沙房间）你胡翻什么呀？还在外面晒着呢！

沙 沙 老妈妈，我游泳去啦！

舒 畅 （抓住他）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沙 沙 回来就回来呗！

舒 畅 你跟我一起到车站接爸爸！

沙 沙 接来送去的，干什么呀？假模假式的！

舒 畅 怎么叫假模假式的？你这孩子！

沙 沙 就是假模假式的嘛！爸爸回来你又不高兴，不高兴还要去接，接回来又吵。干什么呀！没劲儿！

舒 畅 （语塞，失神地）你懂什么呀？

沙 沙 我是弄不懂，你们大人那些破事儿！妈，你刚才又哭了？

舒 畅 ……别瞎说……

沙 沙 我一进门就发现了……我还发现……

舒 畅 （紧张地）什么？

沙 沙 （欲言又止）哦……没什么！

舒 畅 （疑惑地盯着沙沙）好好好……

沙 沙 好什么呀，妈！（内心的声音）我什么都没发现就好吗？他们总把我当小孩子，以为我什么也不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

舒 畅 （想）……他会看出来什么呢？

沙 沙 妈，我游泳去啦！

舒 畅 我已经说了，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你知道他的诗集获奖了，你应该到车站去接他，至少应该在家等着祝贺他——

沙 沙 就他那诗集，还获奖？擦屁股都不够格！你去祝贺他吧！（欲走）

舒 畅 沙沙！（转而温柔地）乖，沙沙，听话！我到车站接爸爸，你在家做做功课。这是高考前的最后一学期了，你怎么还能这样没命地玩？考不上怎么办？

沙 沙 考不上就不活啦？爸爸也没上过大学，诗集不照样获奖？

舒 畅 别顶嘴，给我看书，哪儿也别去！

沙 沙 嗯！刚刚还叫我去接爸爸，去接爸爸就用功啦，反正是要听你的。

舒 畅 妈妈是为你好嘛。

沙 沙 行了行了，你也不怕我耳朵给磨出茧子来堵上？（他抓起毕磊的诗集看）

〔舒畅进卧室穿衣打扮。

〔毕梦扬拎着游泳圈上。

毕梦扬 （喊）沙沙！

沙 沙 （迎出去）别嚷嚷，我妈妈在家，不让我去！

毕梦扬 为什么？

沙 沙 她能有什么为什么？神经质！一会儿要我去接老爸爸，一会儿要我在家等着向老爸爸祝贺，一会儿要我好好用功考大学。你说她为什么？

毕梦扬 那我们悄悄走！

〔舒畅在室内叫：沙沙——

沙 沙 哎，老妈妈我在这儿哪！

毕梦扬 走啊！

沙 沙 我拿不到游泳裤啊！

毕梦扬 嘿，你真是的！想想办法呀！

沙 沙 我试试！

〔沙沙进屋。经过母亲卧室时，他有意停下。

沙 沙 老妈妈，我的那本《高考指导大纲》哪儿去啦？

舒 畅 不都在你房间里的书架上吗？

〔沙沙溜到阳台上取下游泳裤。

沙 沙 妈，我找到啦！

舒 畅 好孩子！